

漢譯世界名著

閱

讀

羅素
著
柯碩
亭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Bertrand Russell 著
柯 碩 亭 譯

漢譯世
界名著

讚

閒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今日爲工業鼎盛之時代，世界各國方盡力獎進工作，以多多爲益善；而考其結果，則生產過剩與失業恐慌且同時爲人羣之災患矣。各國方勤求實藝智識，銳意功利事業，廣修戰備，以爭雄長；顧勇於動作而怠於思想者，往往遭罹痛苦，造成恐怖矣。其故何歟？物質文明日益進步，因之一切設施日益趨重於標準化，而思想及意見亦復隨之入於整齊劃一之途。各國爲自身經濟利益計，於是高築關稅壁壘，厚集金銀貨幣，策非不善，乃希望本身富饒者，遂冀他國貧乏矣。其爲利爲弊，果何若歟？婦女解放，已躋於真正平等歟？兒童教養，已創立優良方法歟？政治上之二巨潮，如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者，方競進於歐羅巴洲。另一方面，倡導已久之社會主義，在民主政治各國家，又正值發展之中，其優劣得失，蓋亦學者所欲研究者也。

近代之西洋文化，進步絕迅，究論其質素，優於往代，抑遜於往代歟？西方之智識份子，憤世至深，探求其因由，緣於此輩之志不得伸，伊鬱無告，抑當道之愚不可及，政教多乖歟？科學之發達，本足爲人類

增其幸福，而好戰者流乃利用爲自相殘賊之工具。迷信之破除，同爲人類之進步，而世人既無忌憚，其於道德上之影響則又難言。訓育兒童，當予以幾許之自由？應付災難，當出於如何之態度？宇宙間之二大權力爲物質權力與精神權力；然而物質也，精神也，爲不朽乎，抑有盡乎？凡此胥爲吾人之切要問題。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氏憂世之心既切而救時之情彌殷，因著讚閒 (In Praise of

Idleness) 一書，論列上述種種問題，以爲當世指導。氏爲英國現代哲學大家，且爲社會思想家，歷年著作甚富，久已風行遐邇，無俟贅言。氏既抱悲憫之懷而具高深之識，故書中所論究者，皆溯源窮流，批卻導窾，於是指陳時弊，鍼砭膏肓，乃至爲沉痛透切，蓋亦概乎其言之矣。吾華爲愛好和平之國家，而列強之軍國主義，國家主義，實時時可危及和平，書中於此加以抨擊，不稍假借，豈非衆醉獨醒之言論也耶。書中於各種問題之解決，多條舉其方法，指示以途徑，尤有研究之價值。譯者不敏，爰迻譯之以公於世。惟以碌碌鮮暇，倉卒竣事，固陋在所不免，幸大雅教而正之。譯本於論文各段上端增列眉目，於多數人名地名及其他必要之處，并加附註，藉便讀者。孫梓光、李應澐兩君，及崔素華女士，於附註之搜考致力甚多，裨助實大，吾於是致其感忱焉。

著者序

本書各篇所論列者，蓋爲社會問題之種種方面，舉世在政治紛爭中勢將不欲加以聞問者也。思想界過分整飭之可危，世人在動作上過分熱切之可危，吾書俱鄭重而道之。共產主義及法西主義何以無一爲予所能贊同，予之不贊同兩主義之共通性質者又安在，俱有說以明之。書中主張智識之重要不僅在直接的實際的效用，而又在於增進精神上沈思廣慮之習慣。以此之故，今日所號爲無用之智識者，實多包含有用之實質。有一文焉，討論建築與種種社會問題之關係，尤着重於與兒童福利之關係及與婦女地位之關係。

書中於離開政治問題以後，對於西方文化之特徵及人類爲蟲類征服之可能性加以討論，而最後以論靈魂一文爲殿焉。其共同之題旨貫穿於各論文之中者，爲揭出世界之受敝於偏執之見解頑固之性情，又受敝於對積極動作之信仰，以爲雖入歧途猶不失爲可佩，猶遠勝於無爲云；實則在現代複雜社會中所需要者乃寧靜之思考，而對於獨斷言論應有迅捷之懷疑，對於絕異之見解應以獨立

之意志作公平之批評。

各論文有新作者，有曩昔嘗刊載於各雜誌，茲因得其主筆惠允而重收入此卷之中者。『讚閒』及『現代之邁達斯』曾刊載哈柏雜誌 (Harper's Magazine)、『法西主義之世系』(用不同之標題)曾刊載於英國之政治季刊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及美國之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刊載現代月刊 (The Modern Monthly)、『現代尙同之形勢』刊於紐約之瞭望 (The Outlook) (現更名新瞭望 The New Outlook)、『教育與紀律』載新政治家與民族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彼得·斯彭士 (Peter Spence) 在多數問題上有提議研討之裨助，是予所尤應致其謝忱者也。

目次

一	讚聞·····	一
二	『無用的』智識·····	二〇
三	建築與社會問題·····	三九
四	現代之邁達斯·····	五四
五	法西斯主義之世系·····	七二
六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一〇三
七	社會主義之實際·····	一一六
八	西方文化·····	一五一
九	論青年之憤世氣概·····	一七一
十	現代尙同之形勢·····	一八四

十一	人類與蟲類之競賽·····	一九五
十二	教育與紀律·····	一九九
十三	堅忍主義與精神健康·····	二〇七
十四	論彗星·····	二二〇
十五	何爲靈魂·····	二二四

世間工作
過量需要
閒暇

讚閒

一 讚閒（註一）

諺有之曰：『游手無所事，魔鬼令作惡。』予所受之教育與並世大多數人相同，乃本諸此旨者也。予之爲兒童，德行至佳，凡受教言，靡不切信，而又確立自覺心，使予奮於工作以迄於今者此也。不過予之動作雖爲自覺心所控制，而予之意見已有變遷之經過。予以爲世間所施工作爲量過多，無限災害實肇自工作即美德之信念，而現代工業國家所應宣傳之教旨尤當迥異於疇昔之恆態。昔有遊那不勒斯（Naples）者，見乞兒十二臥日光下（事在墨索里尼 Mussolini 時代以前），欲擇其尤惰者，布施一銀幣（lira）。其中十一人亟躍起求之，客於是以幣授堅臥不起者。此一故事，婦孺咸知；客所爲當也。然而在其他國家非沐浴地中海日光者，閒暇光陰尤不易得，是則須有公開廣大之宣傳以啓其端。予望舉世爲青年

會(Y. M. C. A.)領袖之諸公，讀竟此文，必開始一種運動，以誘導善良青年使無所事事。若是者，吾生爲不虛矣。

消費與進款之關係

在推闡尙情理論以前，有一爲予所不許之理論，茲當先述及之。譬有一人，衣食既足，意欲從事恆業，如教讀打字之類，而告之者曰：如此行爲是從他人口中奪之食，悖行也。信如此說，如吾輩者，惟有游手飽食耳。彼爲是說者，所忘卻之事實爲：通常一人所賺進者一旋轉間，卽爲其所消費者，而在消費之際，卽又授世人以職業。在人之繼續消費其進款之時，自始至終，皆在授食於人羣之口，較彼賺進時取諸他人之口者，其量正不少殊。自此點觀之，真正罪過當屬諸節約之人。倘其人如諺語所稱法蘭西農夫，但置儲金於櫥中者，其積蓄之無益於世，至爲顯明。若用以投資，則事不彰著，效果各殊。

節儲金錢
用以投資
之效果

運用儲金最普通之一法，爲貸與政府。夷考事實，文明各國支出之大部分，非償還以往戰債，卽擴充現在軍力準備未來戰爭，是則貸款政府之人當與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註二)劇中租月兇手之奸徒同科。蓋其人節儉之真實結果，不過使貸與款項之國家增加

投資於企
業之效果
與貸給政
府不同

縮減工作
爲世界達
到康樂之
途徑
工作之類
有二種

武力而已。曷若耗用其資，雖豪飲縱博，其爲彼善於此，且彰彰明甚。

人之儲金若投諸工商企業，其事又大不同。使企業而告成功，生產有用之物，猶可說也。惜今之企業多半無功，盡人所認。是蓋謂人類大量勞力，本可用以製造物品，爲世享用者，乃消耗於機器之製造，製成後陳設擱置而又無益人羣。人之投資公司而此公司以破產終者，不啻自害兼以害人。若揮金無惜，譬如宴集賓朋，亦足使受之者（可望）心娛意懽，即舉凡一切之人因此得錢者，若屠夫，若餅師，甚至販賣私酒之徒，亦罔不皆大歡喜。但若斥資建築鐵路，行駛火車而結果火車又非其時其地之所需，則如許勞力乃耗諸無益之地，無有獲福之人。雖然，使其人遭事業之失敗，陷一身於貧困，世人且視爲无妄之災，而慷慨輸財，博施濟衆者，世人乃目爲浮浪之愚夫。

凡茲所述，不過粗舉端倪。予所欲鄭重道之者，今日世界上多量之災害，由於以工作爲美德之信念所造成，達於康樂之道，厥爲有計劃之縮減工作。

首當研究者：工作爲何？工作之類二：其一，就存在地面或接近地面之物質，爲之變動其

形式位置。其二，詔告他人爲之。第一類工作爲人情所不喜而報酬亦薄；第二類人之所喜，報酬豐厚。第二類範圍可有無限之擴充：蓋不僅發號施令者屬之，猶有人焉，指導所以發號施令之道，亦是類也。建議抒謨者，往往同時有兩黨，具相反之兩類意見；是之謂政治（politics）。此類工作所需之智能，非爲對於專門問題之學術，而爲能文善辯之長才，是卽宣傳術也。

爲全歐所有，而爲美洲所無者，有第三類人物，較之上述兩類尤受尊崇。此類人物爲土地主有者，力能令人納資以取得生存及工作權利。此輩地主無所事事，人必謂當爲予所讚美矣。惜乎，此輩之所以能怠惰暇逸者，純賴他人之終歲勤勞耳；此輩祈求逸樂之志願，實爲歷史上全部勞動教訓之根源。彼其素所願望之最後一事，則在他人之繼跡踵武耳。

自有文明以至於工業革命之時期，通常一人奮力工作所生產者，除支持一身一家而外，鮮克有餘，縱妻之勤勞不減於夫，子女稍長并皆努力，亦無以遠過。除極簡之生活需要以外，幾微之剩餘，不爲生產者所私，而爲武士僧侶所有。迨饑饉洊臻，則剩餘烏有；而武士僧侶之所取，曾不稍減於常歲，影響所及，工作之人反多餓死。此制行於俄羅斯，直至一九一七年

勤工之
德律爲
力階級
手段之

爲止，〔原註〕自是以後共產黨人遂繼承武士僧侶之特殊權利而在東方仍行之如故；其在英國，雖以工業革命之興起，在拿破侖戰爭時代此風猶始終盛行，直至百年以前，新興工業得勢時始止。其在美國，大革命起而此制告終，惟南部各州，行之至南北戰爭時始止。此制行之如此其久，罷之去今未遠，在人類思想意志中，自然遺留深刻印象。吾人姑以人類孜孜工作之願望大都導源此制，而適於工業時代以前者，亦不宜於今日之世界。現代技術進步，使閒暇光陰在一定限度內，可不爲少數特殊階級所獨佔，而能爲全體人民所均享。勤工德道乃奴隸道德，今日之世界已無奴制之需要。

事之顯然者，在原始社會中，農民享有自由，對於其生產上幾希之剩餘爲武士僧侶所恃以爲生者，雅不願割舍奉人，遂損其產量，或增其消費，藉爲抵制。而農民者始則純被強力迫使生產，並獻其剩餘。寢假復有奏效之新術，即誘使信從道德律，認堅苦工作爲自然義務，雖以工作之一部供養他人遊惰生涯，漫不爲意也。此術行而強迫之需要以少，管理之費用以輕。時至今日，設有人焉宣稱英王入款不當逾於一工人之收入者，則工資階級中百分之

九十九必相顧錯愕，確然認其言爲失當。自歷史方面論之，義務觀念爲握大權者所用以誘導衆人，使甘願爲主人利益生存，過於爲己身利益生存。彼握大權者且故爲篤信自身利益，咸與大部人羣一致，用自掩飾。此情有時非妄，如雅典蓄奴主人用其一部分暇晷，成就永久裨益文明之事業，爲在公平經濟制度下反不可能者。閒暇爲文明之要素，而昔時少數人之閒暇惟恃多數人之勞力以致之。此輩多數人之勞力至爲可貴，非工作之爲美，其所致之閒暇爲美也。以現代工業技術之精進，欲將閒暇時光均分於大衆而無損於文明，已屬可能之事。

近代技術
進步可以
少量勞力
維持生活

近代技術進步，已可使各個人維持生活所需要之勞力大量節減。在戰爭時期殊顯然易見。當是時也，一切男子披甲從軍者，男婦製造軍需品者，爲間諜者，任宣傳者，任政府中有關戰事之職務者，概行脫離生產職業而去。雖在如此狀況之下，協約國方面不恃技巧之工資階級所享物質福利之水平猶高過戰前戰後焉。此一事實之重要性竟爲財政設施所掩蔽。蓋借債之舉實顯示將來似可培養現在。殊不知此層自然爲不可能之事，猶畫餅之不可

充飢耳。世界大戰最後證明，以科學化之生產組織，僅用現代全世界工作能力之小半，以維持全人類之適當安樂，乃爲可能之事。戰時，爲便於解放人民使克效命疆場，及製造軍火，遂有科學組織之創造；倘戰爭結束，此制仍存，且將工作時數削減爲四，則世事已悉臻上理。惜乎，弊政既復舊觀，且又變本加厲，需要其人工作者使之勞碌不休，其餘人民毫無生業者，任其餓斃而已。其理若何？蓋工作爲人類義務，一人之工資不當以生產多寡爲衡，允當以其表現勤奮之德性爲準。

今所行者，奴隸州 (the Slave State) (註11) 之道德也。昔之發生，環境如彼，今之沿用，情勢全非。結果悽慘，毋怪其然。請舉一例以證予言。譬如在一定時期，以一定人數從事於鋼針之製造。每日工作（假定）八小時，其產量足敷世界之需要。今有別創新法者，可使人數照舊而產量倍增。不過加倍之針數非世界所需要；馴至針價慘落達於極度，縱減值不已，銷路亦莫由再增。在理性世界中，舉凡經營製針之業者，必將八小時工作改而爲四，於是其他一切咸復舊觀矣。而在現實世界中，人將以此爲敗壞常規之舉。八小時工作依舊進行，遂使

針類過剩，廠主破產，製針員工半數被棄而失業。究其終極，在此狀況中，空閒光陰之總和與在上述計劃中者絕無差別，而半數員工全然投閒，其他半數依然爲過度之工作。若是者，則不可避免之空閒光陰，原爲普遍幸福之泉源者，定然變爲慘象環生之因素。試思事之謬妄，寧有逾於此者耶？

主張貧民應有空閒之觀念，恆爲富人所憎惡。英國在十九世紀之初，一日十五小時爲成年男子通常工作；孩兒工作有時等是，而一日十二小時爲最普通者。如好事者提議謂如許時間毋乃過長，則答之者曰：工作所以防止成年人縱飲，又防止兒童作惡者也。方予在髫齡，值都市工人甫得投票權以後，會有公共假期數日經法律規定，上流階級竟爲之大憤。予尙記憶，曾聞一公爵夫人怒曰：『貧民需假期何爲者？若輩祇應工作耳。』今日之人坦白遜於古昔，而情感復頑固，此多數經濟糾紛之所由起也。

今試屏除迷信，而以坦白態度考究作工之道德原理。凡爲一人在生活過程中，必須消費人類勞力生產之一定數量。假定勞動之事全非人類所喜，則一人之消費量超過其生產

富人憎惡
貧民有閒

作工之道
德原理

逃避工作
之義務者多

四小時工
作可致家
人足給

量者，即非公允。爲人自然亦可從事於商品以外之業務，譬如爲醫士是；不過理應有一定之貢獻以爲食住報償。在此限度，其業務上工作應認爲義務，但僅僅以此限度爲止。

在現代社會中，除蘇維埃聯邦（U. S. S. R.）（註四）以外，人民之逃避最低工作義務者，實繁有徒，所有繼承遺產及配偶多財者皆是，此一事實，茲不具論。此類人物任其暇逸自安，較之責工人以過勞驅貧民爲餓殍者，其害猶輕。

假定施行適度之合理組織，則普通工人一日工作四小時可致家給人足，而失業恐慌化爲烏有。如此計畫實震驚富人，蓋若輩久服俗論，謂貧民果獲如許空閒，將不知胡以爲用。美洲之人，雖處境已亨，仍習爲長時間工作；此輩對於爲工人多致空閒之主張自極憤恨，而失業者所獲多暇之峻罰則非所經意；事實昭示，兒輩安閒亦遭厭憎。最足奇者，此輩期望其子勞苦工作，至絕無餘暇以薰陶教化，而妻女無所事事反漫不措意。勢利眼光欽羨優閒，在貴族社會中施之男女兩性者在財閥社會中則限於婦女；然其不合於常理也，不因是而少減。